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

魚形象於唐宋詞作中的應用

作者：劉士民

系級：中文三

學號：D9167138

開課老師：李寶玲老師

課程名稱：詞選及習作

開課系所：人文社會學院中國文學系

開課學年：9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大綱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三節 預期成果

第二章 「魚」字文字意義溯源及其形象發展

第一節 「魚」字本義及演變

第二節 先秦時期「魚」的形象

一、《詩經》

二、《楚辭》與先秦神話

第三節 漢魏六朝「魚」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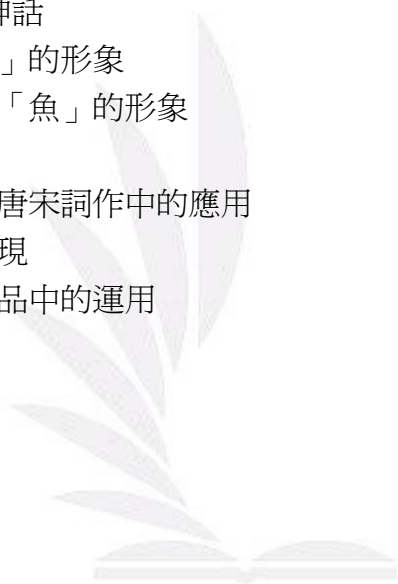
第四節 隋唐至宋時期「魚」的形象

第三章 「魚」形象於唐宋詞作中的應用

第一節 「魚」字的呈現

第二節 「魚」字在作品中的運用

第四章 結論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總是濠梁之辯困惑著筆者，魚樂、魚不樂，也許就連「魚」本身也不清楚吧。但亦是此哲學問題的影響，筆者對於「魚」的概念不再只是「食用」、「觀賞」而已。那麼，既然「魚」可以成為哲學辯論的題材，想來文學當中必定有可觀的「魚文化」存在。再者，魚本身的型態又多似蛇族，也是曾經略為涉略過詞作中蛇形象的相關知識，故而對於「魚」的形象應用略感興趣。是以藉由此次詞選報告做為媒介，希望可以了解「魚」在中國文學上佔有何等地位，也幫助筆者觀察此水中佼佼者是否能在墨海之中游出一番自在。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此篇報告以「魚」字作為首要研究對向，由於採以較為普遍、基本的「魚」的概念，亦不特定集中焦點於哪一類上，只就需要稍以類歸其中一二，但仍以整體魚形象，也就是單純指「魚」為主。在「魚」形象演變過程中，從先秦迄至唐宋作一概要介紹，其中以各時期存在較為特別處稍以說明，是以重點集中於文學當中的魚族，輔以其他相關資訊做為補充。唐宋詞作中所「魚」字詞作篇幅甚多，故而於呈現上以「慣用」者，即重出數多者為主要介紹對象，並做適當調整，讓不同喻意者可以為人所知。而在「魚」字應用方面，則作穿插對比，從中窺探是否有可議之處。

第三節 預期成果

詩詞做為中國文學的大宗，自是包羅萬象，魚者游水其中亦是可想而知。自古以特定題材為文學對象，或多或少便存在著某種意義。筆者對於「魚」可能有的意義，至多是悠游水中的「魚樂」、族類繁雜的「豐收」意涵、雙魚尺素的「情愛」寄託，然則除此之外是不是更有其他應用，待要發現更為豐富的意義，便成為此次報告種點之一。最為重要者，還是能從中獲得文學中「魚」的知識，不再只是「食之」而已，還要昇華成一種應用的「文學知識」。

第二章 「魚」之文字意義溯源及其形象發展

篇報告而言，主要是以現今我們所認知「水生脊椎動物。冷血、卵生，有鱗、鱗，以鰓呼吸」者為主，加以古人奇幻想像詮釋不同的意義。

生於水中，本就是人類所無法掌控，再者浩瀚大海，底下到底潛伏著什麼至今還是很大的課題，同樣的疑問在古人的認知中，便以「神化」來詮釋「魚」類。在神化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提「魚」、「龍」結合的問題。形體上著手，據前文，我們了解「魚」之類者，在古人眼中屬於「水蟲」，在分類上又雜以蛇體，則「魚」、「蛇」之間本就有所關聯。《山海經·大荒西經》：「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⁵即以人頭蛇身之顓頊神祇復活而為魚身者，可以說是從「魚」、「蛇」形體上加以推衍，更神化了「魚」的性質。再者「蛇」、「龍」本身亦在形體上有所關聯，試以「圖騰學」⁶論之，「龍圖騰」則為合併各種部落，擷取各部落中據代表之圖騰特徵加以融合而成。「龍」的形體特徵⁷中「蛇首」、「鱗身」、「魚尾」三大主要部分便是結合部分「蛇圖騰」、「魚圖騰」的特徵。而「龍」、「蛇」、「魚」更是在各類書中居於「鱗介部」，此即以「鱗甲」之性質來看。再者，以民間神話論之，「魚龍變」、「鯉躍龍門」更是耳熟能詳的魚化龍故事。從《山海經·海外西經》來看：「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一曰鰕。既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沃野北，其為魚也如鯉。」⁸則龍魚本身就是「龍」與「魚」結合的最佳寫照⁹。甚有後來鯉魚即為龍之前身，亦就是「鯉躍龍門」之形象。綜合形體與神話兩方面，「魚」、「龍」便產生相當密切的關係。以此篇報告而言，主體是「魚」，只就其「龍性」加以輔佐，強化「魚」的多樣風貌，此點必須加以注意。

單就「魚」而言，和人們日常生活貼近，更是早期漁獵社會的最大資源，從而為人民所信仰、崇拜，加以魚類活動水中，更推為「水神」、「龍神」等神格性質。因為是民生必須，所以更為珍貴。使得「魚」不單單只是「魚」如此廣泛，牠是維持生命的必需品、是寶物，更是神祇。在「魚」字意義的演變中，我們了解到古人對「魚」類認識的寬闊態度，也以此豐富了「魚」的形象。以下便在此基礎上試著探討「魚」於中國文學上衍生的形象，也做為本篇報告的基礎概念。

⁵ 引自《山海經校注》，袁珂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02月，二版，頁416。

⁶ 「圖騰」一詞英文為 Totem，這個詞彙來自於美洲印地安人原始部落。我們可以將其看作為一個族群，抑或一個部落以自然事物或其他物體作為自我表徵的一種「記號」。簡而言之，便是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信仰」。

（參考《神話話神》，王小盾著，臺北市，世界文物出版社，1992年05月，初版，頁89。）

⁷ 龍的形體大至而言以牛首、鰐首、蛇首、象鼻、鹿角、馬鬣、蛇軀、鱗身、鰐棘、魚尾、鷹爪、鼉足等動物特質所集合。

⁸ 同註5，頁224。

⁹ 龍魚有鯉形、狸形之別。晉郭璞認為「狸」應為「鯉」之譌。而唐李善注郭璞〈江賦〉：「龍鯉一角」更言「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角也」。再者，袁珂以三點為證：（一）、龍、陵為聲轉；（二）、陵魚之所以稱之，乃其可居水，亦可居陵；（三）、龍鯉、陵鯉都似鯉而名之。則「魚龍」一類者實為「鯉魚」化身，這也可能是後來一提到「魚龍」（龍魚）便使人想到「鯉魚」的關係之一吧。

（參考《山海經校注》，袁珂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02月，二版，頁224。）

第二節 先秦時期「魚」的形象

遠古先民找尋生存資源，河川湖泊裡遊動的魚族成爲仍處於漁獵活動時期的供給之一。從西安半坡文化遺址出土的魚紋飾品、漁獵工具來看，「魚」因成爲食物來源而受重視，甚有結合神話，以「人面魚紋」的陶器紋路出現，這就是一種「魚圖騰」的表徵，也代表著「人面魚身」的神人性格。¹⁰因爲是維持生命的來源，故心存感謝而備受敬仰。待到文字蔓衍，心靈昇華，文人以水中之精靈「魚」付託心語。以下將從文學經典《詩經》、《楚辭》談起，更從先秦神話中的異想世界窺探魚兒如何漫遊文字。

一、《詩經》

《詩經》篇章中「魚族」可爲繁盛，歷來多有研究，或視之爲「情愛」¹¹，或視之爲「政治隱言」、¹²「隱逸閑情」、「豐饒樂趣」¹³等。然則所採詩篇多以「廣泛」¹⁴涉之，故而筆者以明確提及「魚族」者做爲說明對象，從中了解「魚形象」的多樣化。以下將所提篇章加以歸納：

(一)、刺政美君

《詩經》出現「魚族」者有 22 篇，其中屬於此類者便有 8 篇。以無人可烹食、魚不能自適反諷當政者無道，亦有以魚能躍水，優遊自得襯托當政者美德者。反應於此的是「政之魚」

〈國風·檜風·匪風〉：「誰能烹魚，溉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¹⁵此篇爲周幽王被殺，詩人憂傷國家淪陷之作。就算是洗靜釜鬻，也無賢君可「烹魚」

¹⁰ 參考《神話話神》，王小盾著，臺北市，世界文物出版社，1992 年 05 月，初版，頁 118~120。

¹¹ 關於中國文學中「魚」類形象，在聞一多〈說魚〉一篇看來，「魚」是「隱語」的一種，用以「隱訓藏」，即「借另一事物來把本來可以說得明白的說得不明白點」。更以中國最早詩歌總集《詩經》爲例，輔以民間歌謠說明「魚」的形象應用重於替代「配偶」、「情侶」；更以「打魚」、「釣魚」、「烹魚」、「食魚」等暗喻「求偶」、「合歡」。並且以於爲「書信」代表，則此項亦多緊扣「情愛」。不過聞一多也註明用魚替代「情愛」也只是中國文學中的一種，只就〈說魚〉一篇側重於斯。

(參考《聞一多全集》(3)，聞一多著，孫黨伯、袁謩正主編，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231~250。)

¹² 根據陳慈敏所研究《詩經》篇章中提及「魚」類者歸爲三者：(一)、烹魚之喻；(二)、隱逸意象；(三)、恩澤意象。但觀其一、三點，其實可以概括以「政治隱言」說之，無論是用以刺君，或歌功頌德，不外乎圍繞於上下位者互動，故一以蔽之。

(參考《〈詩經〉與「水」相關意象之研究》，陳慈敏，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91 年度碩士論文，2002 年，頁 37~42。)

¹³ 李湘於《詩經名物意象探析》中指出，除了屬於自然屬性的魚類外，用以說明社會象徵意義有二，其一爲豐收、豐年及其相關活動、情思；其二爲婚姻愛情（此即聞一多所言關於「情愛」）。（參考《詩經名物意象探析》，李湘著，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 07 月，頁 01~03。)

¹⁴ 李湘便以〈周南·關雎〉爲首談起，然則篇章中並無明確使用「魚」字，以「食魚」之象並列討論。

¹⁵ 引自《詩經欣賞與研究》(二)，糜文開、裴普賢著，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11 月，改編版，頁 877~888。本篇所引《詩經》篇章出於《詩經欣賞與研究》三集，以下不多註明頁數，僅以此版本爲主要闡述基礎。

爲民。而〈小雅·節南山之什·正月〉：「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小雅·谷風之什·四月〉：「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則以「魚」不能得其遊水之樂喻人民無法安然度日，反諷當政者昏庸無道。〈小雅·魚藻之什·魚藻〉：「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兒能夠安存池藻，適得其所，以喻天子恩澤於民，故而天子能酒，人民能安。甚有以「魚躍」之動態活躍、充滿生命力，代表因爲上位者能愛民如子，故而人民愛戴其君，顯得一片祥歡樂，〈大雅·文王之什·旱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大雅·文王之什·靈臺〉：「鹿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便是如此。〈國風·豳風·九罭〉：「九罭之魚，鱒魴，我觀之子，袞衣繡裳」則以網可捕魚，但卻留不住賢者做爲一種惋惜感慨情誼，雖多有讚美上者，然則以「魚」對比「賢者」還屬特例。〈大雅·蕩之什·韓奕〉：「其殽維何，包鼈鮮魚」則以食魚鮮美做爲歌頌之辭。

(二)、閑隱情樂

此類者亦有 6 篇。多以魚兒遊水在淵、跳躍姿態表達閑情雅致、幽隱志趣的心靈寫照。甚有以「捕魚」、「食魚」表達生活情樂，呈現於眼前的，是「樂之魚」。

〈小雅·鴻雁之什·鶴鳴〉：「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葍。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篇勸君求賢於隱居有德者。「魚潛在淵」、「魚在于渚」即以魚兒遊水的嫺雅姿態巧喻隱者，展現含蓄而達意的「閑逸之魚」。而〈小雅·鹿鳴之什·魚麗〉：「魚麗于罭，鱮鯿。君子有酒，旨且多。…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則以捕魚收穫豐美，宴客以嘉魚芳酒展現人民因維持生活而開懷詠樂的情趣。其他〈國風·陳風·衡門〉：「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則以食魚爲何要美味者，說明隱者守貧而無慾，樂得自在逍遙爲可貴，亦是閑隱情樂。則〈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南有嘉魚〉：「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以群魚遊水，觀之而人心自樂展現閑情。〈小雅·鴻雁之什·無羊〉：「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旟矣，室家溱溱」；〈周頌·臣工之什·潛〉：「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鱣鯉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亦多爲此類。

(三)、情愛偶求

以魚喻情愛，多以其多子延伸，因能有綿綿子嗣，而導引出男女和樂之態。故以「魚」喻男女，或張網以喻求偶，或垂竿以表思意，是「情之魚」。此類者有 5 篇。

〈國風·南風·汝墳〉：「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以魴魚艷姿盼望情人能出現。¹⁶〈國風·邶風·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

¹⁶ 歷來多解此爲婦人喜夫君出征而歸，以此言夫君國要顧，家亦要顧及，寫出夫婦情思。但據李湘所解，認爲此篇單純爲女子期盼情人出現之作，「魴魚頰尾」視爲「求偶」動作。雖解釋不

之求，得此戚施」則以網魚喻求偶，雖此反諷衛宣公強搶其子之妻的荒唐事蹟，但仍以「魚網之設」寫出女子本欲求得夫君的心情，只不過不能得願罷了。

〈國風·衛風·碩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葦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此篇寫莊姜的高貴美麗，在其出嫁隊伍上引得觀人情不自禁。採用「網魚」形象，亦是一種「情」的表現，〈國風·齊風·敝笱〉：「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亦是寫此情景。甚有〈小雅·魚藻之什·采芣〉一篇以「釣魚」寫女子對夫君的思念，情景交融，情感也顯得真摯：「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看來以「魚」用以寫「情愛」還頗有情趣。

（四）、其他

於者3篇。〈小雅·鹿鳴之什·采芣〉：「象弭魚服」；〈小雅·南有嘉魚之什·采芣〉：「篔簹魚服」所稱之「魚服」為魚獸表皮所做成的箭袋。寫來倒有華麗風格，襯托出富貴人家的氣勢、裝束來。〈魯頌·駟〉：「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馵，有馵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所稱「有馵有魚」指的是馬二目因白曰魚，故而用以稱「目」，引申則代以為馬，此較為特殊。

《詩經》貴為文源，而對「魚」的形象應用便以如此豐富，對於後代文學創作樣的影響可謂強大。於此稍作分析，可知「魚」用以刺政美君、閑隱情樂、情愛偶求屬於大宗，不外乎取魚兒遊水躍樂，網魚捕魚之形象著手，寫的是實質上的魚，展現北方文人的現實色彩。

二、楚辭與先秦神話

若說北地樸實貼近人民，則南方楚地便以幻想浪漫為要。南方代表文學《楚辭》中亦有受到《詩經》所影響。〈九歌·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¹⁷

以「罾」掛樹梢，即「捕魚之物」無張罾而怠，寫出對於湘夫人此一神靈的思念，以至於自我心神都無法集中（捕捉），看來以網魚做為一種象徵，「魚」即「心」。此又比《詩經》單純寫偶求之人來得高明多了。

不僅是昇華「魚」為「心」，於〈九歌·河伯〉中，「魚」已開始有神化性質出現：

同，但都以「情愛」為本。

¹⁷ 引自《新譯楚辭讀本》，傅錫壬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07月，初版，頁63。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¹⁸

此處出現兩層意義，以「魚鱗」的華麗閃耀寫河伯所處神殿的華麗，「魚鱗屋兮龍堂」即為此用。「乘白鼉兮逐文魚」、「魚鱗鱗兮媵予」¹⁹則將「魚」做為乘騎，做為與河神見面所必乘之「神騎」，已然開始「神化」的形象。待到屈原〈天問〉以「鯪魚何所」²⁰一語，則將「魚」推為神祇。所謂「鯪魚」，《山海經·海內北經》記載：「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²¹陵魚即鯪魚，人面手足則屬「人魚」的一種，前節所提「魚婦」亦為人魚的一種，更是上谷帝王「顓頊」化身，更加深了「神」的特質。《山海經·海內南經》中亦有記載「氐人國」，其人民是「人面魚身」更是「炎帝」之嗣死而復生，超脫生死的魔力更添「神格」，甚可興風雨，成為「水神」化身。亦有屬「靈物」者，則食之多可治病。「魚」已然從神騎化身為神祇、靈物。²²

延伸至神話典籍《山海經》發現「魚族」已然出現各式各樣的種類，鮭、鱒、鮪、鱧、冉遺等，有牛、蛇、鳥、魚等多種生物合體者；有現身則出現水災、旱災²³徵兆者；有研磨製藥以癒疾者，可說結合幻想與實用兩種特性。多樣化的魚類出現，也開始了「水蟲」這種不一而足的釋魚說法。

值得注意的是，《楚辭·九章·悲回風》一篇所出現的魚：「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茸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²⁴此篇為屈原感嘆佞人當道，天下復無賢人可佐君，言「魚茸鱗以自別兮」說的便是這些「小人」自以為異於常人，可以參與政事，更以數量來暗諷小人眾而「蛟龍」（賢士）不復矣。此則為「負面」用法，倒是頗為奇特，應是以「自得」姿態來反寫小人。

《楚辭》本就多有神異幻想，在內容上亦常和神話連接，故而一並與神話典籍代表《山海經》相為輔佐。除了延伸北地《詩經》篇為「魚質」寫政治外，更充滿南方幻想，為深不可測的水中生物「魚」添加神話元素，也拓展了魚的形象。

¹⁸ 同註 17，頁 71。

¹⁹ 此「魚鱗」取排比之貌，寫魚兒成群結隊排列而游。

²⁰ 同註 17，頁 78。

²¹ 引自《山海經校注》，袁珂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 年 02 月，二版，頁 323。

²² 其他《南山經》的「赤鱗」、《南次山經》的「虎蛟」、《西山經》的「人魚」亦稱「鮪」、《中次七經》的「魚帝魚」等魚族亦為「人魚」，除了具有神格外，亦屬於「奇物」。

（參考《古本山海經圖說》，馬昌儀著，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 年 01 月，初版，頁 24、48、66、351。）

²³ 古人認為水神司水，故而可主導水、旱災劫，則此處所謂象徵水、旱災者，即是「水神（河神）」的延伸。

²⁴ 同註 17，頁 122。

第三節 漢魏六朝「魚」的形象

從《詩經》奠定政治、閒適、情愛此種從魚族「本質」：樂水優游、子嗣綿綿所營造出的代表形象後，《楚辭》、《山海經》更以浪漫色彩，增添神性、靈性的特質。再者人民生活中處處有魚蹤，在現實與幻想中激盪出更為豐富的姿態。此時期要為人所注意的，是「魚」的另一個形象「書信」的出現。

《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上竟如何。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²⁵思婦收到遠方夫君所遣來的「雙鯉」那種欣喜與莊重的態度，可想而知是如何地親愛其夫。古人以素書絹帛書寫文字，將書信置於魚腹中，除了保存外，更傳達了綿綿情意，「雙鯉」更象徵著夫妻兩人的相互思念，取魚族并游形象，浪漫色彩豐厚。

此外，漢代更出現「魚龍漫衍」的雜技戲碼，《漢書·西域傳》：「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²⁶表演內容多為魚龍幻化，亦是「魚龍變」的延伸，光彩飛揚，也做為一種「魚」形象上的影響。

其他在辭賦上亦有提及，晉王慶有〈釣魚賦〉、摯虞有〈觀魚賦〉則多承《詩經》。《說苑》有提及因畜養魚類而增產富國的事蹟。²⁷《搜神記》有以魚為傳媒（受「書信」影響）的〈魚腹書刀〉、〈鯉魚還簪〉等故事，多有承神話概念而來，魚龍變化的〈古巢老姥〉、做為乘騎的〈秦高取龍子〉、魚幻人身的〈孔子談五西〉等。較為特別的是以魚做為「兵災」的反面形象，如〈武庫飛魚〉²⁸，以「魚鱗」象徵兵甲而顯兵災，看來除了水災、旱災這水神司職外，又多了一種喻意。

第四節 隋唐至宋時期「魚」的形象

待到隋唐之時，「魚」形象可說累積古時而拓展開來。值得注意的是，於此之前提到「魚」，還存在著較為普遍性的用法。但到唐代之時，可能因李家當天下，故而使得「鯉魚」受到重視。反應此種現象最為主要的例子就是「魚龍變」中「魚」的形象：或許便因「李」、「鯉」同音，而重視「鯉魚」，甚有頒令禁食鯉魚。試以《山海經·海外西經》中「龍魚」如鯉的形象觀之，再加上當朝天子「李」姓的不可侵犯，使得日後「魚龍」形象多以「鯉」做為「魚」的本體，「李」為本，化為「龍」這天子的代表，不僅是受到神話影響，背後還有更為強大的政治意義。

²⁵ 引自《文選》，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03月，初版，頁397。

²⁶ 引自《漢書》，東漢班固，洪江北主編，臺北市，洪氏出版社，1975年09月，頁3926。

²⁷ 參考《藝文類聚》，唐歐陽詢等編，臺北市，文光出版社，1974年08月，初版，頁1671~1673。

²⁸ 參考《新譯搜神記》，黃鈞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01月，初版，頁137~138、138~139、682~683、13、665~666、273。

以此延伸，唐代以前多以「虎形」兵符即「虎符」做為武將發布命令的信物。童勉之認為，唐代為了避高祖諱，因而改「虎形」為「魚形」，也因為「李」姓關係，故而魚符多以「鯉魚」為之。²⁹不過根據清瞿中溶所撰《集古虎符魚符考》記載，隋朝已有「木魚符」的使用，後來更有「銅魚符」出現。我們發現此時的「魚符」還單作「魚」的形體，只是到了唐朝時，便全以「鯉」做為代表了。由此可知，「魚」亦做為「權力」、「富貴」的代表。³⁰

到了宋朝以後，由於養殖魚類頗為盛行，更有變種鯉魚、金魚出現，色彩斑斕、形體可愛，亦成為文人著墨的一片天地。歐陽修〈養魚記〉、程頤〈養魚說〉、蘇軾〈東坡魚羹〉、〈金魚〉等文章出現，我們發現越到後朝，「魚」的形象則越為「實際化」，「觀魚」、「釣魚」所產生的生活樂趣是普遍文人喜愛的題材，更有飲食方面的文字篇章。³¹於志怪上，《太平廣記》亦有神者、珍類、靈物、精怪變化以求報恩等形象。從而交會魚的「實質」與「夢幻」，豐富了魚的形象。³²

以先秦至唐宋來看，「魚」的形象以其生活環境、生活習性為主要取材：游水以表「閑隱歡樂」；子嗣綿綿以喻「豐產」、「富貴」、「情愛」。在輔以神話中，「水神」、「靈物」的形象，以至於宋代以後對於生物普遍的細查，以飲食、藥物做為一種新的觀點來看，逐漸架構起龐大的「魚形象」，也將中國文化對「魚」的重視展現出來。本章以形象演變為主，故而以出現新代表意義為敘述對象，是以無法顧全，但對於「魚形象」的了解，於基礎上是有一定幫助的，是以需稍加注意。

第三章 「魚」形象於唐宋詞作中的應用

游水走淵，逍遙自在，此類魚族何以穿梭古今，還似文人青睞，付與奇巧新意，拓展文學領域。山山水水可以尋覓蹤跡，甚有字墨瀚海中羨煞眾人的魚族潛藏。又是多少詞作篇章中那反覆徜徉的「詞魚」可覓。本章將以唐宋詞作做為探討對象，觀察此中魚族何能游出一片天地，也是如此「靈物」由感而生，化作千萬心思，腹藏言外之音，徜徉詞作之中。知魚，知否，就要看看此類水精如何戲游。

²⁹ 參考《中華草木蟲魚文化》，童勉之著、童丹繪圖，臺北市，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01月，初版，頁421~429。

³⁰ 參考《集古虎符魚符考》，清瞿中溶撰，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頁529~530。

³¹ 同註4。

³² 參考《太平廣記》，宋李昉等編，王秀梅、王弘冰主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96年06月，初版

第一節 「魚」字的慣用呈現

本篇報告以唐宋詞作中明確提及「魚」字者為主要討論範疇，探討的是較為普遍而單純的魚類，然則某些特定魚種有其特殊的用法，或者說是頗受聞人所喜愛的魚種，故而亦列為討論對象。依唐宋詞中所列，屬「魚」字者共有 687 闕詞，其中出現次數共 727 次，有此情形，是因為一闕詞中可能同時出現兩次以上的「魚」字，在此稍做說明。³³

於如此可觀的數量中，「魚」字呈現如同其種類般多采多姿，但仍有重複出現者，若說竟能多次重現，可見頗受詞人重視，故而本節「魚」字慣用呈現將以重出次數多者為主要說明對象，是以無法全括，但仍能作為代表。以下將以出現次數多寡試舉「魚龍」、「鱸魚」、「雙魚」、「魚鳥」、「釣魚」、「金魚」、「魚躍」、「魚雁」、「沈魚」、「魚軒」、「魚樂」為例說明，從而了解如此呈現具有何種意義。

一、魚龍

「魚龍」詞彙出現次數共 61 次。如此備受重視，很大的原因在於「魚龍變化」。中國人向來以龍之傳人自居，故而以此提用。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魚龍」相並，然則取其義多重於「魚」，「龍」字的輔助只就更為襯托出此「魚」的可貴。然則「魚龍」使用並不全然只有一種意義。其中最為廣泛使用者，乃是受到「魚龍漫衍」雜戲所影響。³⁴如辛棄疾〈清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夜幕垂落，市集街到一片熱鬧，宋代夜晚市集仍自繁鬧，「魚龍漫衍」雜戲正於「瓦子」中上演，繁華的夜色，襯托出「夜的明亮」，「魚龍」已然成爲一種燈火象徵。但看張綱〈江城子〉（寶津樓下柳陰重）：「寶津樓下柳陰重。畫橋東。戲魚龍。聞喜當時，開宴盛儀容。遙想新年尋故事，扶醉帽，夕陽中。」此篇寫到宴饗之時的熱鬧氣氛，更是直接了當點出魚龍雜戲的生動之處。

以此「魚龍漫衍」戲碼所延伸，魚形化龍成爲一種「潛伏」姿態，也延伸出用以描繪環境的意義。楊冠卿〈生查子〉（瀟湘日暮時）：「瀟湘日暮時，倚棹蒹葭浦。不見獨醒人，愁對湘妃語。○璧月送歸雲，一葉蓮舟舉。寶瑟奏清商，波底魚龍舞。」此篇柔寫夜泛瀟湘，尋不見湘妃人影，但見明越高照，一頁輕舟游過，驚動了水底「魚龍」，寫出夜寧靜，詞人的孤單心靈。更有剛健筆觸寫悲壯心情者，如辛棄疾〈滿江紅〉（直節堂堂）：「山木潤，琅玕溼。秋露下，瓊珠滴。向危亭橫跨，玉淵澄碧。醉舞且搖鸞鳳影，浩歌莫遣魚龍泣。恨此中、風月本吾家，今為客。」詞人怨恨江山逝去，寫當年風華情景對比如今自身飄零，那樣繁華美艷的景緻，都已成他人所享，悽苦程度直叫「魚龍泣」，若是普通魚兒還無

³³ 此篇報告所使用之詞作概出於元智大學羅鳳珠所主持之「唐宋詞檢索系統」，此系統唐宋詞作資料以唐圭璋《全宋詞》旁及唐五代詞作為主。（網址：<http://cls.admin.yzu.edu.tw/TST/>）

³⁴ 請參考第二章第三節、漢魏六朝「魚」的形象。

「魚龍」此等強大氣勢，看來詞人苦悶可想而知。

「魚龍」寫雜戲劇碼，表現出夜來熱鬧，延伸而出有形容燈火、花紋之處，寫來盡是人間樂趣，熱鬧非凡。用以刻劃環境，則寫夜寂靜，寫人心悲情，「魚龍」做為一種媒介，使得喻表現之意得以點起，若說因此而受文人青睞，亦是可想而知。

二、鱸魚

此屬特定魚類呈現，以「鱸魚」出現者有 39 次。「鱸魚」做為一種民間易於取得的食物，肉質鮮美，加以特殊烹調手法，「鱸魚膾（膾）」成為一種民間美食。竟然取得容易，烹調手法亦不煩擾，故而成為一種簡便而美味的菜色。然則「鱸魚」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視，還有一典故可循，《晉書·列傳六十二·文苑傳·張翰傳》：

齊王罔闢為大司馬東曹掾。罔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³⁵

自此而後「鱸魚」成為思鄉代稱。試看李曾伯《點絳脣》（懶上巍樓）：「懶上巍樓，楚江一望天無際。漫游萍寄。莫挽東流水。○一片秋光，直到山陰里。人還記。戍邊歸未。更憶鱸魚美。」登高忘遠，念起故鄉風情，秋色染景，更想起家鄉那平淡簡易的家常小菜，月是故鄉圓，鱸魚應是故鄉美。張表臣〈菩薩蠻〉（垂虹亭下扁舟住）：「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行經吳江，念起故鄉妻子孤枕難眠，「鱸魚」牽起懷鄉之情，更以「書信」形象襯托思情難堪，寫來娓娓動人。

再者平凡百姓偶有魚肉，自是欣喜若狂，不求山珍海味，只就簡簡單單粗魚細嚼便可滿足。以此延伸，鱸魚亦成為一種怡然自得的閑樂代表。朱敦儒〈水調歌頭〉（偏賞中秋月）：「水精盤，鱸魚膾，點新橙，鵝黃酒暖，纖手傳杯任頻斟，須惜曉參橫後，直到來年今夕，十二數虧盈，未必來年看，得似此回明。」詞人與月賞中秋，水晶盤呈上一道「鱸魚膾」，月色盈美，有人在旁幾杯輕沾，閑適自得表露無疑。晁端禮〈滿庭芳〉（天與疏慵）：「凝情。塵網外，鱸魚旋膾，芳酒深傾。又算來、何須身後浮名。無限滄浪好景，蓑笠下、且遣餘生。長歌去，機心盡矣，鷗鷺莫相驚。」一生宦海浮浮沉沉，功名利祿又有何用，不如早早歸去，田園山水中一罈淡酒、一盤鱸魚膾食，身心舒展，自是人生樂趣。

³⁵ 引自《晉書》，唐房玄齡撰，洪江北主編，臺北市，洪氏出版社，1975年01月，頁2384。

唐宋詞作中，采以「鱸（膾）魚」表思鄉、閑適者，饒有 8 闕，自是以此做為延伸。是由可知「鱸魚」成為思鄉、閑適自樂的代表。

三、雙魚

「雙魚」者，有 31 闕。雙魚並游，展現「成雙」意義，多有鸚鵡情深之夫妻情深的意涵。詞作之中則以此為概念，寫佳人思君之情。趙子發〈虞美人〉（飛雲流水來無信）：「飛雲流水來無信。花發年年恨。小桃如臉柳如眉。記得那人模樣、舊家時。○樓高映步拖金縷。香溼黃昏雨。如今不見欲憑書。門外水平波暖、一雙魚。」音信杳然，佳人登樓忘遠，遠方夫君不歸，自個兒形單影隻，忽然望見門外水池一雙魚兒，強烈對比，情何以堪。然則更多時候，寫此思念情愛者，用是於《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³⁶雙魚以代書信，自古已有，此種「傳話靈魚」字是文人浪漫情思。晏殊〈漁家傲〉（幽鷺慢來窺品格）：「幽鷺慢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綠柄嫩香頻採摘。心似織。條條不斷誰牽役。○粉淚暗和清露滴。羅衣染盡秋江色。對面不言情脈脈。煙水隔。無人說似長相憶。」念情至深已攪亂思緒，遠方那人豈無音信，「雙魚豈解傳消息」應是思婦埋怨之語，依憑「書信」之義，寫的卻是音信全無的悲傷情感。再看陸游〈月照梨花〉（霽景風軟）一篇閨思之作：「霽景風軟，煙江春漲。小閣無人，繡簾半上。花外姊妹相呼。約檣蒲。○修蛾忘了章臺樣。細思一餉。感事添惆悵。胸酥臂玉消減，擬覓雙魚。倩傳書。」佳人思君，縱是姊妹相勸，哪能了卻心中重石，故而提筆書信，還望「雙魚」可以游水而去，傳達心意。

「雙魚」做為一種情愛的表達，自是雙雙對對的型態呈現，受到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影響，書信的形象廣為應用，也成為「魚」的特有形象之一。

四、魚鳥

此類詞彙，全唐詩作中佔 29 闕。魚在水中游，鳥在蒼穹飛，展現的都是自由自在的閑樂之趣。魚鳥相並，最早還可以尋至《山海經》中魚鳥合體的靈物，不過展現在文學哲思中，要以《莊子·逍遙游》最為有名：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³⁷

鯤魚化為鵬鳥，成為哲學中魚鳥相和的初始。但就「魚鳥」而言，那樣廣闊心胸呈現的便是自適的雅致情趣。劉克莊〈水龍吟〉（平生酷愛淵明）：「平生酷愛淵明，偶然一出歸來早。題詩信意，也書甲子，也書年號。陶侃孫兒，孟嘉甥

³⁶ 同註 25。

³⁷ 引自《新譯莊子讀本》，黃錦鉉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4 年 01 月，初版，頁 3。

子，疑狂疑傲。與柴桑樵牧，斜川魚鳥，同盟後、歸於好。」詞人開門便提自己酷愛陶潛，可知詞人自是愛那山水田園的自得其樂，更以其位榜樣，寥以幾筆寫樵牧、寫魚鳥，點出隱逸之樂，淡而恬適。周密〈甘州〉（信山陰）：「信山陰、道山景多奇，仙翁幻吟壺。愛一邱一壑，一花一草，窈窕扶疏。染就春雲五色，更種玉千株。咳唾騷香在，四壁驪珠。○曲折冷紅幽翠，涉流花澗淨，步月堂虛。羨風流魚鳥，來往賀家湖。認秦鬟、越妝窺鏡，倚斜陽、人在會稽圖。圖多賞，池香洗硯，山秀藏書。」詞人寫以疏寮園之情趣。山巒堆疊而仙人藏首，花花草草鋪陳一片隱居氛圍，對於魚鳥的傾羨更點出自我欲歸隱的心志，疏寮園置於如此仙境，自是人生歸居的依託。

「魚鳥」結合自由適樂的形象，使得詞作之中能悠游展翅，也成為詞人欲回歸大自然的最佳寄託。

五、釣魚

垂竿漁叟，四周空氣一片靜謐，垂釣之魚有 27 闕。看透人生的老者型態，自然成為人生中一種釋然的閑情意志。張輯〈沁園春〉（東澤先生）：「東澤先生，誰說能詩，興到偶然。但平生心事，落花啼鳥，多年盟好，白石清泉。家近宮亭，眼中廬阜，九疊屏開雲錦邊。出門去，且掀髯大笑，有釣魚船。」詞人獨愛廬山，結屋於此，閑酒自放，花鳥、白石、清泉寫來景緻動人，甚有釣魚船可行，賢隱之人的情態表露無遺。而楊澤民〈紅林擒近〉（輕有鵝毛體）：「輕有鵝毛體，白如龍腦香。瓊筍綴飛桷，冰壺鑑方塘。渾如瑤臺閬苑，更無茅舍蓬窗。畫閣自有梅裝。貪耍罷彈簧。○鼓舞沽酒市，蓑笠釣魚鄉。遐觀自樂，吾心何必濠梁。待喬木都凍，千山盡老，更煩玉指勸羽觴。」則寫雪景漫溢，怡然自得者便要沽酒酌杯，「蓑笠釣魚鄉」則引出此地無塵世煩擾，祥和情意渲染開來。

「釣魚」之魚雖是上鉤而去，然則移轉至釣者本身，則結合成閑隱情樂，漁者處之泰然的情態，也讓文人嚮往而書之。

六、金魚

金魚者，為鯽魚變種，在中國是頗受歡迎的觀賞魚，其色彩斑斕鮮豔，更成為富貴象徵。此等金貴之魚，亦有 26 者。觀察詞作可顯發現，「金魚」和「玉帶」常常並列出現，計數 14 闕。「玉帶」為古時達官貴人佩服之以玉為飾的腰帶。據清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考》所載，於唐朝開元年間有都尉刺史配以緋魚袋以做為官階的象徵。³⁸或許又結合「魚符」權力表徵，「金魚玉帶」則成為權力、富貴的代稱詞。辛棄疾〈洞仙歌〉（江頭父老）：「江頭父老，說新來朝野。都道今年太平也。見朱顏綠鬢，玉帶金魚，相公是，舊日中朝司馬。」詞人寫詞應和，對其職權自是不可忘記，就是朱顏綠鬢也要寫出風範，而權貴象徵「玉帶金魚」更是不可貨缺，此即寫權者。不過也有如蘇軾〈漁家傲〉（臨水縱橫回晚靄）一般，寫不願為權貴而浮沉宦海者：「臨水縱橫回晚靄。歸來轉覺情懷動。梅笛煙中聞

³⁸ 同註 30，頁 530。

幾弄。秋陰重。西山雪淡雲凝凍。○美酒一杯誰與共。尊前舞雪狂歌送。腰跨金魚旌旆擁。將何用，只堪妝點浮生夢。」權力、富貴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執著於此人生又有何樂趣，還不如飲酒舞歌，生活灑脫也來得恣意。雖然寫自得閑情，可卻立足於「金魚」所代表的權貴意義之上。

「金魚」做為權富代表，除了以其特殊形體、色澤而言，亦有以「金」飾魚的解釋，但無論如何此類主要代表的意義「權力」、「富貴」是相同的。

七、魚躍

「魚躍」、「魚跳」、「跳魚」三者實屬一類，故而同為計數，有 21 闕。取魚兒躍水姿態，表達安適自樂的情意。亦跳水姿態中渲染情境，適然氛圍得以孕育。如汪莘〈水調歌頭〉（欲覓存心法）：「舉全體，既盡得，要斂收。勿忘勿助之際，玄牝一絲頭。君看天高地下，中有鳶飛魚躍，妙用正周流。可與知者道，莫語俗人休。」萬世萬物各有其本性，欲求平靜之心便要從自心求之，了解萬物任其本性而動，那萬物就各得其所，人自然而然便可安貧樂道，無有爭執。而方千里〈側犯〉（四山翠合）一詞亦是以此閑適鋪張情景：「四山翠合，一溪碧繞秋容靚。波定。見鷺立魚跳動平鏡。脩林散步屨，古木通幽徑。風靜。煙霧直、池塘倒晴影。」魚跳波連，靜中有動，寧靜安祥的氤氳升起，自是隱處風範，也渲染出自然情態。再者蘇軾〈永遇樂〉（明月如霜）：「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統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詞人以明月、風水、曲港、跳魚渲染環境，寂靜之中有動態魚躍，靜中更為寂靜，深夜夢中醒來的那種寂寥得到強化，一種大自然中似乎存在著什麼的思緒增長著，「跳魚」一詞使用達到「靜中靜」的作用。

「魚躍（跳）」、「跳魚」以其躍動姿態伸展於詞作中，安適自樂、渲染情境成為主要代表，則較為普遍。

八、魚雁、沈魚

「魚雁」出現次數有 17 次；「沈魚（魚沈）」亦有 16 次。兩者合併，因後者多與「雁杳」、「雁阻」相提，之所以有此現象，乃是因為此即為「書信」代表之一。在第三點，雙魚部分已稍敘述魚做為「書信」的形象，而根據《漢書·卷五十四·蘇建傳》所載：

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可知「雁足傳書」典故。是以「魚雁」相合是「書信」代表。晏幾道〈蝶戀花〉（夢入江南煙水路）：「夢入江南煙水路。行盡江南，不與離人遇。睡裏消魂

無說處。覺來惆悵消魂誤。○欲盡此情書尺素。浮雁沈魚，終了無憑據。卻倚緩絃歌別緒。斷腸移破秦箏柱。」思婦夢中與思念之人相見，醒來竟覺是夢，情何以堪。就是心有餘力欲要捎以尺素，然而雁浮、魚沈，賴以傳達音訊的信使不再，思婦思念之情何以寄託，「沈魚」自是以「尺素書信」做為信使的代表。更有陳德武〈沁園春〉（冬夜如年）：「問君何事牽縈。想最苦人間是別情。念千山萬水，沈魚阻雁，一身兩地，雛燕前鶯。繡枕痕多，錦衾香冷，意有巫山夢不成怎撇下，這兩字相思，萬里虛名。」相思之情綿綿無限，然則閨中女子想是孤守多時，遠方思念之人卻未傳來音信，於是想到「沈魚雁阻」只因千山萬水，哀傷之情更為強烈。而周紫芝〈朝中措又〉（黃昏樓閣亂棲鴉）：「黃昏樓閣亂棲鴉。天末淡微霞。風裏一池楊柳，月邊滿樹梨花。○陽臺路遠，魚沈尺素，人在天涯。想得小窗遙夜，哀絃撥斷琵琶。」自是女子登高望遠思念良人，然則對方隻字不傳，不得不讓女子臆想是否那載信之魚已然沉溺無蹤。

結合「雙魚」、「雁足傳書」兩方典故而成「書信」代表，多於情感上有所著墨，亦是「魚鳥」的另一總結合姿態，值得玩味。

九、魚軒

「魚軒」為古時以魚獸之皮裝飾的車輦，多為貴婦所使用，故而以此代替貴族夫人，此類者有 15 闕。據《左傳·閔公二年》所記：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³⁹

雕飾華美的軒車，乘載貴族夫人，使「魚」呈現出陰柔而高貴的氣息。以劉克莊〈滿江紅〉（八十加三）為例：「八十加三，人盡訝、還童返少。爭信道、夜春曉織，總曾經了。凜凜共姜當日誓，諄諄孟母平生教。到如今、象服擁魚軒，天之報。○如船藕，如瓜棗，斑衣舞，金鍾醮。望秋宵一點，老人星照。塵世少如娘福壽，上蒼知得兒忠孝。待看他、孫子又生孫，添懷抱。」此篇詞作寫予老婦莊重高貴的氣質，年歲雖高，但老當益壯，詞人不就高歲著手，而以「魚軒」、「象服」描繪婦人形象，亦是襯托其不凡氣質。而陳著〈滿江紅〉（修茂堂深）言：「修茂堂深，芳塵滿、沈煙一朵。簾半捲，好風催曉，晴光纔破。新潤頓教萱草鬢，輕寒未放醅釀過。稱魚軒、容與壽如山，群仙賀。」則是祝賀其叔母得到誥封，得以乘坐代表貴夫人的「富貴之車」，這也說明了，除了代表貴夫人、對婦女的尊敬外，亦有屬於「權貴」一面。

³⁹ 引自《左傳讀本》，王伯祥選注，臺北市，樂群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7年07月，頁69。

「魚軒」一詞的應用繼而成爲一種對婦女的禮貌，亦是富貴婦人的代表，綜合「氣質」、「權力」、「富貴」於一體。

十、魚樂

「魚樂」一詞與「知魚」一詞相提之，亦有 14 闕。兩者並列自是受到莊子哲學思想上的啓動，《莊子·秋水》：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⁴⁰

濠梁之辯自是佳話一篇，魚樂與否自是不得而知，然則以此做爲基礎，後世之人便以「魚樂」、「知魚」代表一種怡然自得的心情狀態。戴復古〈鷓鴣天〉（圍圍洋洋各自由）：「圍圍洋洋各自由。或行或舞或沈浮。觀魚未必知魚樂，政恐清波照白頭。○休結網，莫垂鉤。機心一露使魚愁。終知不是池中物，掉尾江湖汗漫遊。」詞人以觀魚未必可知魚樂，莫要張網捕魚想然魚者自可不愁而樂，此作似有以「魚」喻某種地位，而詞人自知平淡才是生活之本，知足才可顧全，是而拂袖而去。而張炎〈聲聲慢〉（門當竹徑）：「欸乃一聲歸去，對筆床茶灶，寄傲幽情。雨笠風蓑，古意謾說玄真。知魚淡然自樂，釣清名、空在絲綸。笑未已，笑嚴陵、還笑渭濱。」詞人自言能知魚樂，還飲茶說玄，談笑自如，充分表現「魚樂」情態。

「魚樂」、「知魚」是以成爲專代之詞，可說因莊子、惠子一段魚樂之辯而來。此典影響深遠，之所以於先秦時期無所提起，乃因此處專有說明，故而置於此處。

以上十項詞彙，是以六百多首詞作當中出現次數最爲頻繁者爲例，雖然無法顧全，然而卻已經具有幾項代表意義，於次節中將試著以「魚」字應用爲基礎，穿插各詞彙所賦予的意義，了解魚字應用的多樣性。

第二節 「魚」字在作品中的運用

單就上節歸納而出的十類至少便已經出現了五項意義，本節即以唐宋詞作中「魚」形象貫常表達的意義加以說明。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前節所分詞類一項當中不單單只有代表一種意義，因爲本篇報告是以「單純魚」結合各種形象的綜合體而成，是而同稱「魚」可能表示著閑情隱逸，亦有可能指稱書信情愛。以

⁴⁰ 同註 37，頁 220。

下將以閑情隱逸、書信情愛、美人貴婦、權寵富貴、華美景緻五項說明。

一、閑情隱逸

以「魚」來寫「閑情隱逸」是唐宋詞作中最大宗，少說有百來首。其中不單單只是指稱「閑情隱逸」。而正面寫閑情者，如前節所述有晁端禮〈滿庭芳〉（天與疏慵）以「鱸魚」來寫；劉克莊〈水龍吟〉（平生酷愛淵明）以「魚鳥」比擬；張輯〈沁園春〉（東澤先生）以「釣魚」著手；汪莘〈水調歌頭〉（欲覓存心法）以「魚躍」描繪。其他更有以「魚吹浪」如曹勛〈水龍吟〉（鑑天雲斂壺中）、「魚肥」如蘇軾〈浣溪沙〉（西塞山邊白鷺飛）、「魚藻」如柳永〈破陣樂〉（露花倒影）等屬不勝屬，詞作當中此類「樂魚」可說是最為主要的應用之一，而採以的形象亦是游水、躍水的瀟灑姿態。

二、書信情愛

「魚」之代表情愛，可以從「書信」中延伸而出。更有「魚」、「雁」結合者，有趣的是，「魚」、「雁」亦是「魚鳥」的結合，是以「魚鳥」一詞亦有書信的意義在，如李之儀〈玉蝴蝶〉（坐久燈花開盡）便有「何難。別來幾日，信沈魚鳥，情滿關山」。而代表書信的用法亦有「魚牋」如趙令畤〈蝶戀花〉（庭院黃昏春雨霽）有「青翼驀然來報喜。魚牋微諭相容意」一語、「魚書」如趙鼎〈怨春風〉（寶鑑菱花瑩）有「魚書蝶夢兩浮沈」一語、「魚封」如賀鑄〈風流子〉（何處最難忘）有「念北里音塵，魚封永斷」此語、「魚素」有方千里〈華胥引〉（長亭無數）的「錦紋魚素，那堪重翻再閱」、「魚尺」有葉隆禮〈蘭陵王〉（大堤直）的「陽臺路，煙樹萬重，空有相思寄魚尺」、「雙魚」有晏殊〈漁家傲〉（幽鷺慢來窺品格）的「幽鷺慢來窺品格。雙魚豈解傳消息」等用法。從「書信」發展到寫情愛，從雙魚游水寫到男女情愛，頗有受到《詩經》影響。當然，指稱情愛者不單單只是「雙魚」，還有「比目魚」如石孝友〈減字木蘭花〉（新荷小小）：「新荷小小。比目魚兒翻翠藻。小小新荷。點破清光景趣多。○青青半捲。一寸芳心渾未展。待得圓時。單定鴛鴦一對兒。」等。魚水之情亦是「魚」形象應用的重點之一，採以「書信」、「雙對」、「魚水之歡」形象寫「書信情愛」亦成爲重要「魚」形象應用之一。

三、美人貴婦

魚本屬陰物，用以形容女子自是柔軟凌波。前節以「車軒」寫貴婦、寫婦人，如劉克莊〈滿江紅〉（八十加三）。甚有以「銀魚」寫貴婦者如彭叔夏〈水調歌頭〉（銅章紆墨綬）中「銅章紆墨綬，茜服佩銀魚」一語。更有用以指稱美人者以「魚尾」張先〈南鄉子〉（相並細腰身）中「曲項胡琴魚尾撥，離人」寫美人彈琴姿態。亦有用「魚目」寫美人明眸淚眼者，如陳坦之〈謁金門〉：「秋水娟娟魚目。腰素幾分銷縮。接得雲牋無意讀。雕鞍何處宿。」。寫美人貴婦，重在其身段與華飾，魚體游水姿態柔美，容易與女子做爲聯想。而華飾則以「魚鱗」彩光做爲

基礎，古時稍是富貴人家，女子必然有所裝扮，則此亦取「魚」身形態，是以「魚」以「體態身鱗」做為女子貴婦的應用亦受重視。

四、權寵富貴

代表「權寵富貴」，多以「魚」本身紋采有關。如「車軒」便是因為用「魚皮」華美者裝飾車軒，若不是有權富貴人家，自是無法如此闊綽。又有「金魚」一例可加以輔證，前節亦有說明，「金魚」以其色彩斑斕鮮豔，成為富貴象徵。蘇軾〈漁家傲〉（臨水縱橫回晚靄）是如此，辛棄疾〈洞仙歌〉（江頭父老）亦是如此。甚有「魚鑰」此以魚形雕飾而成的鎖鑰，華麗而光彩奪目，如王千秋〈沁園春〉（荳蔻嬌春）：「進思魚鑰，菡萏駢花」祝人升官的祝詞。所採用的魚形象是斑斕魚身，應用於詞作當中便能彰顯「權寵富貴」之勢，便是「魚龍」、「鯉魚」等具有「天子」形象者亦有所表之，看來以「魚」表富貴權力，似乎還有特別限定於某些魚類當中，值得進一步推演。

五、華美景緻

所謂「華美景緻」當以渲染情景為主。「魚龍」以「燈火」、「雜細」為代表則刻劃出夜色美絕，如辛棄疾〈清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即是。甚至是「釣魚」一詞使用如楊澤民〈紅林擒近〉（輕有鵝毛體）：「蓑笠釣魚鄉」則寫出祥和愜意的情景來。而「跳（躍）魚」的使用亦有刻劃情景作用，如方千里〈側犯〉（四山翠合）：「四山翠合，一溪碧繞秋容靚。波定。見鷺立魚跳動平鏡」亦是靜中有動，反而讓靜謐之感更為突出。而「金魚玉帶」、「車軒」、「魚鑰」更有以其本身華態彰顯華美景象者。「魚形象」於此當中可以說無一定的使用，就通篇而言才能看出畫龍點睛之效，如此於向應用中可以說是非常靈活的。

總結此章，根據以上「魚」形象之應用，可以發現單一種辭彙出現，並一定只有單一個意義存在。而個體的魚類若除去其名，如「鱸魚」還原為「魚」，而此「魚」仍然有著「鱸魚」所賦予的「懷鄉」、「閑適」意義在。以此拓展，不難發現將會有更多的魚形象出現，若再進一步研究，也許可以更加仔細推敲出許多更為精細的應用與意義。

第四章 結論

經過此篇報告分析後，可以發現「魚」從最初上古社會漁獵時期的食物依據開始受到重視，等到文化開始興起時，仰韶文化魚紋人面圖騰提升了「魚」的重要性。也因為日常生活中的需要，故而能夠被接受，並且仔細觀察。所以在《詩經》當中能夠此其「魚形象」加以應用，展現刺政美君、閑隱情樂、情愛偶求的意義。而到了《楚辭》、《山海經》、《莊子》等時期，「魚」一躍為神話中的神靈、

神祇，把「魚」的形象從「實質」拓展到「幻想」。是以開始為日後「魚」形象的應用打下基礎。放到唐宋詞作當中來看，可以很明顯地發現時代流變當中的殘影，除了《詩經》、《楚辭》等股及所留下的傳統外，更多添了不同時代的特殊用意，「鱸魚」、「鯉魚」、「雙魚」、「魚雁」、「龍魚」等都是如此，形象多樣化，應用亦多像化。

本篇報告以「魚」字慣用語做為分類，探討詞作當中「魚」形象的應用，所列之項目亦是統計當中最而多數者。然則這只是一部分而已，還有其他更多用意，但數量較為少，故而沒有列舉於第三章第一節「魚」字慣用與當中。不過筆者發現，唐宋詞作當中「魚形象」所表現的意涵及應用頗為多樣，閑情隱逸、書信情愛、美人貴婦、權寵富貴、華美景緻、軍戰場役等都有其特別之處。看來「魚」在中國文學當中所隱含的意義絕不單單只是魚樂、豐收、情愛，如此簡單。透過本篇報告，筆者得以更加了解「魚文化」處於文學當中有著歷時以久的時間，更於時間的堆疊之中逐漸建立起龐大的「魚意」。於此，我們也可以斷定詞作之中的魚族，一樣如此悠游自然，甚至超越的實質上的魚，假以文人豐富的想像，文學魚族，無遠弗屆。



參考書目

一、古籍（依作者年代排列）

01. 《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並附邊二種》
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臺北市，鼎文書局，2002年12月，十三版
02. 《爾雅注疏》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傳書整理、徐朝華審定，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初版
03. 《圈點段注說文解字》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08月，再版
04. 《文選》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臺北市，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03月，初版
05.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三國吳陸璣撰，臺北市，藝文印書館
06. 《藝文類聚》
唐歐陽詢等編，臺北市，文光出版社，1974年08月，初版
07. 《酉陽雜俎》---《百部叢書集成46·學津討原·第二十二函》
唐段成式撰，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65年
08. 《太平御覽》
宋李昉等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98年03月，初版
09. 《太平廣記》
宋李昉等編，王秀梅、王弘冰主編，北京市，中華書局，1996年06月，初版
10. 《爾雅翼》---《百部叢書集成46·學津討原·第六函》
明楊慎撰，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65年
11. 《異魚圖贊》---《百部叢書集成37·函海·第八函》
明楊慎撰，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68年
12. 《異魚圖贊補》---《百部叢書集成37·函海·第九函》
清胡世安撰，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68年
13. 《古今圖書集成》
清陳夢雷編，臺北市，文星書店，1964年10月，初版
14. 《清稗類鈔》
清徐珂編，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06月，臺初版

15. 《集古虎符魚符考》---《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
清瞿中溶撰，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初版

二、現代專著（依出版日期排列）

01. 《新譯莊子讀本》
黃錦鉉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01月，初版
02. 《新譯楚辭讀本》
傅錫壬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07月，初版
03. 《博物志》
西晉張華編、唐久龍導讀，臺北市，金楓初版有限公司，1987年01月，初版
04. 《詩經欣賞與研究》（一）、（二）、（三）
糜文開、裴普賢著，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1月，改編版
05. 《神話話神》
王小盾著，臺北市，世界文物出版社，1992年05月，初版
06. 《龍：神話與真相》
何新著，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
07. 《聞一多全集》（3）
聞一多著，孫黨伯、袁睿正主編，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
08. 《新譯搜神記》
黃鈞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01月，初版
09. 《新譯抱樸子》
李中華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04月，初版
10. 《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
王彩雲、馬各超主編，哈爾濱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
11. 《中華草木蟲魚文化》
童勉之著、童丹繪圖，臺北市，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01月，初版
12. 《中國的神話與傳說》
王孝廉著，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02月，初版
13. 《易本義（易經）》
宋朱熹注、黃慶萱導讀，臺北市，金楓初版有限公司，1997年05月，再版
14. 《新譯淮南子》
熊禮匯注，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05月，初版

15. 《新繪神異山海經》
王紅旗、孫曉琴邊繪，高雄縣，黑皮出版社，1997年08月，初版
16. 《歷代花鳥蟲魚論選譯》
蔡鋒、張積譯注，北京市，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04月，初版
17. 《水與水神》
王孝廉著，臺北市，漢忠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07月，初版
18. 《詩經名物意象探析》
李湘著，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07月，初版
19. 《中國水崇拜》
向柏松著，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09月，初版
20. 《爾雅語言文化學》
盧國屏著，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12月，初版
21.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山海經》
李豐楙編撰，臺北市，時報文化初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1月，三版
22. 《魚文化錄》
賴春福、張詠青、莊棣華編，基隆市，水產出版社，2001年09月，初版
23. 《古本山海經圖說》
馬昌儀著，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01月，初版
24. 《山海經校注》
袁珂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02月，二版
25. 《花鳥蟲魚誌》
鄧雲鄉著，臺北市，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

三、單篇期刊論文（依刊載日期排列）

01. 〈魚雁傳書典故的由來：談帛書〉
昌彼得，《故宮文物月刊》，第01卷，第02期，1983年05月，頁101~104
02. 〈龍的探索之3—魚龍變〉
曾培，《故宮文物月刊》，第02卷，第03期，1984年06月，頁33~36
03. 〈故宮藏玉介紹6—黃玉三聯印章、鰲魚花插、豬肉形石〉
那志良，《故宮文物月刊》，第03卷，第06期，1985年09月，頁46~49
04. 〈《爾雅》蟲魚名今釋〉
施孝適，《大陸雜誌》，第81卷，第03期，1990年09月，頁34~48
05. 〈中國人魚故事研究〉
謝明勳撰，《大陸雜誌》，第81卷，第06期，1990年12月，頁16~22
06. 〈魚身夢幻〉
張錯，《中外文學》，第23期，第09卷1995年02月，頁112~126